



他山之石

□ 李汉荣

它似乎是相信我的。但是，它太轻信我了，我其实和多数人类一样，是不值得信任的。

我从朋友那里得到这只白兔子。它完成了陪朋友家小孩“玩一段”的任务，现在，孩子觉得它不好玩了，要玩别的，比如猫或小狗；它的不卫生习惯也招致主人的厌烦。主人就转手送给我。朋友说也是别人转手送给他的。是的，是“转手”，不停地转手。它是可以随时转手送人的，包括转手送给屠夫和刀子。朋友算是仁慈的，转手送给了我，因为我不屠夫。这算是朋友对它的感谢和善待。

它很白，周身的毛色雪白，没有任何杂质，卧在那儿，像一堆雪。前年或很多年前的那些洁白初雪，还没有化，被这只兔子保管着，带到我家。我在夏天看见了雪，感到了纯洁、雪意等这些古典词儿还健在着，还可以使用，不是矫情或矫饰的词儿，是及物的，有机的词儿。一只白兔复活了这些好词的生命力和现场感，而在它到来之前，我感到这些词已经死了，词的内涵和象征性已经流失了，被掏空了，失去了表述和象征的对应物。它们成了空洞的词。因为不只是大自然，也包括我们的内心，已有好多年好多年不下雪了，偶尔飘一点雪，落地而化，雪坐不下，刚坐下还没静会儿神，就化了，

我对不起那只兔子

制造一点烂泥就罢工，罢工了。这地球，这土地，这人心，还适不适宜生长童话和诗？还适不适宜安放我们纯真的初恋和从心底里掏出的、那些只说给爱人，只说给一朵羞涩灯盏花的悄悄话？还适不适宜无忧无虑地坐下来，想想泉边一朵水仙在午夜静静开放时那细弱的心事？乃至想想天长地久的大自然的事，想想精神彼岸的事，到底适不适宜想想这些呢？依我看，唯有雪说了算。雪从天上来了，想找找个地方多坐会儿，与我们促膝长谈一次，可是，雪，坐不住，还没坐稳就化了，就走了。它没说再不来了，但到底来不来，要看来了能不能坐下，坐下了才能与我们促膝长谈呀。这就要看我们这些地上的人，在大地上，在我们的心里，能不能给柔弱留下座位，给谦卑留下座位，给深情留下座位，给洁白留下座位。

怎么一说雪就止不住了呢？因为这只白兔子，让我想起多年前的那些白雪。兔子卧着，一小堆白雪，在屋子，在我面前，唤醒了久违了的那种雪意。

但是它死了。没有青草和露水，没有幽静的林子，没有月光下可以奔跑的无边山野，没有同伴和朋友，甚至也没有天敌带给它惊吓或终于逃脱天敌的成就感——我们其实是它的天敌，却冒充它的朋友，但它知道我们的身世和底细，并不相信我们在一夜之间就进化成了它的朋友。所以，自从它被转手送给我那一刻，它就不太高兴，但

反抗是徒劳的，它放弃了反抗，但无法与我和睦相处。它对我心存腹诽，所有的生灵都对人类心存腹诽。即使我们似乎确有真情，那得首先它们对我们有用，或者好玩能充当宠物，或者好吃、能卖钱，然后获得一点与它们的有用性基本对等的感激或不吝——它们输掉了全部的自己，仅赚得这一点菲薄的、它们无法理解和消费的利润。

它死了，饱一顿，饿一顿，我没有耐心，伺候一只兔子，虽然，它的白雪的形象带给我柔弱和洁白的联想，填补了我的部分审美匮乏，虽然“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但是，对具体生命的审美，也不是免费的，你得为它操心，为它不停的吃喝拉撒厌烦和生气。天上的白雪是天籁之美，你只管惊叹和欣赏就行了，然后用一首诗保存它的洁白、空旷和纷纷扬扬。兔子保管的白雪却要用不间断的吃喝拉撒来维持，你还得一次次清理掉它的排泄物。

它死了，也许是死于饥饿，也许是死于疾病，也许是死于孤独、寂寞和忧伤——我们无法知晓一个生灵的简单的孤独、寂寞和忧伤，虽然是简单的，却是致命的——在天穹的眼里，我们的那些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寂寞和忧伤也不是简单的，是微不足道的吗？我们的生命就那么一点点大，像脆弱的器皿盛不下太多的孤独、寒冷和痛苦的压迫。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在无边且无常的命运压力面前，所有生命的杯子，都盛

不下多少东西，随时会碎然而碎。

它死了，我在河滩安埋了它，算是我对它的最后一点礼遇和善待。从它的遗骸里会长出来年的青草，清新的草香将漫过牛羊们的口腔和身体，它们无声地感激大自然恩情的时候，也就感激了它。

直到我捧起泥土掩埋它的时候，它瘦削下去的身体仍然保持着雪的洁白。我迟迟不忍把泥土覆盖上去，安埋一个圣人或一个英雄，与安埋一个生灵有多大的区别呢？都是逝灭和永别。我站起来，抬起头想找到点能够说服我，安慰我的东西，能够减少我的虚无感的东西——这时，我从灰暗的天空靠东的一角，看见了几片白云。我看了好一阵，此时无风，那几片白云飘得很慢，好像有意在我心里多飘一会儿。然后我放下了泥土，覆盖了那白雪。

连续好几天我都不想说话。对于它，我是有愧的，我对不起它，把它一次次转手的我们都对不起它，它在人们的手里转来转去，却无人对它负责，也无法对它负责，无情的大自然没有制定或默认一个为所有生命负责的普遍的温暖的道德律。我们不停地转手，最后只是把它转手给了死亡和虚无。

我对不起它，但我只是常常在内心向它道歉和自责，却无法保证下不为例，无法保证再也不对不起它，或再也不对不起它们……

麦 痛

□ 杨福成

麦子成熟的季节，是一个疼痛的季节。麦子熟了，丰收，幸福才对啊，怎么会疼痛呢？疼痛就是疼痛，没有躬身过麦季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收麦子，是个很累的活儿。每年的端午，便是麦子成熟的季节，这个节气也叫芒种。芒种一般在6月6日前后，它字面的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又称忙种，也就是说这几天抢抓抢种，农事很忙。上周去肥城，还在田间看到一个“农民很忙”的招牌，好玩。

麦子熟了，村里村外洋溢的都是阵阵的麦香，闻着喜人，但看到尖尖的麦芒，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

以前收麦子，有的是用手拔，一下腰，一使劲，又干又尖的麦芒正好扎在胳膊肘上。才扎的那会儿，别提那个疼了，但干上一晌午，适应了，也就好了。

人就是一个习惯于疼痛的动物，有疼痛的日子不知疼痛，没疼痛的日子才最疼痛。

后来，人们觉得拔麦子太慢了，也太累了，就大多用起了镰。

每到麦子快熟的那几天，我爹就早早地将会几把镰刀磨好，挂在墙上，严阵以待。

麦子还不熟，我爹就着急了，时不时地拿着镰刀到地头转转，割上两棵试试，回来跟我娘说，还不行，还不熟，还得一两天。

然后，他把镰刀从墙上取下来，一把把地再磨一遍。

别看我爹着急，其实，割麦子，他还真不行，比我娘差远了。我娘一动镰，噌噌地，一会儿就能将我爹落下老远。

我爹割一会儿，站一会儿，不慌不忙。当然，他也不是不慌，是这活儿实在大累人，割不了半沟地，就会腰酸背疼，浑身难受。

后来我大了，上高中了，经常找一些同学去帮忙收麦子。同学们有劲儿，也拼命，脱了上衣，赤膊上阵，可是等把麦子放倒了，他们的背上也晒起了一层皮，到了晚上睡觉时，火辣辣的，疼得他们龇牙咧嘴。

把麦子割下来，也只是不到一半的活儿，接下来就是打场晒场。打场也不是个好活儿，又脏又累，这样的时候，还好好雨。一下雨，就麻烦了，麦子要么发芽，要么变霉，都不是好事儿，所以，得抢时间，赶快打，赶快晒。

以前的打场机很原始，一个铁皮圈，里

面包着大铁齿轮，外面是齿轮三角带，这家伙像个野兽，生猛危险，一不小心就会伤着人。

有一年，刚开始打场，我爹的手就被打场机给伤了。

那时候我还小，只记得他手上缠着绷带，在场里转来转去，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疼不疼，而今想起来，自己却感觉是很疼很疼。

麦子晒干，一半装进自家的粮仓里，一半则是要拉着去镇上或者管理区里的粮库，日夜地排队交公粮。

公粮，一亩地要交三四百斤，而那時候的产量，也就是亩产七八百斤吧，累死累活忙下来，剩不多。但交上公粮，买上几根油条，拉着地排车边吃边走，也挺高兴。

这是一种老百姓习惯了，麻木的痛。

后来，政策变了，不交公粮了，每亩地还给一百来块钱的补贴，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娘因为常年劳累而患的腰病似乎也好了，我爹的干劲也足了。

现在，他们两个人还种着六七亩地，虽然不再用原始的手工去拔麦子割麦子，都改大型的收割机了，但每到这个时候，我还是担心他们的身体，毕竟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把七八千斤粮食运家去晒出来也不是个轻松活儿。

又闻粽子香，又到麦子黄。

昨天给我爹打电话，他说前些日子风大雨大，把麦子刮歪了不少。

我说，歪了就不要再费劲了，用收割机铲铲就行了，能收多少就收多少。

我爹答应着说行，不再费那个洋劲了。可我知道，他放下电话，还会到地里，把一棵棵歪倒的小麦扶起来，一把把地扎成小辫子，以便于收割机都能收起来。

这个活儿也很累，也会扎得手疼胳膊疼，可爹娘在电话里，从没有说过一个疼字一个累字。而我一说尽量回家帮帮忙，他们就会说，别来了，没事儿的，你上班忙就行。

每每听到爹和娘这平静的话语，我却怎么也不能平静，就感觉是麦芒触到了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来的痛。

纸上 博客



时尚辞典

□ 王太生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千与千寻》有一个漫画人物，全身黑色，头戴一个白色面具，被称之为“无脸男”。此经典形象由此成为一种象征，不特指某一，也无好坏之分，泛指这样一个群体，总是空虚寂寞，阴郁地行走于人间。

在中国，同样是漫画画人，从丰子恺开始，画一个空脸，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新闻报》有一篇文章——《丰子恺画画不要脸》，有人对丰先生的《乡村学校的音乐课》画进行评价，认为画中的孩子们一个个小雏鸟似的张大嘴巴，跟着拉二胡的先生唱歌，虽然画面上的人物没有眼睛和鼻子，但读者从他们扬着的小脑袋，张着嘴的神态中，体会到这种活泼可爱的孩子正沉浸于全身心投入唱歌而带来的欢乐之中。这篇文章点出了丰子恺画画的特点，人物脸部虽然没有眼睛鼻子，却惟妙惟肖。

那个空脸人

空脸的好处是没有将人的印象固定在一个模子里，那个空脸人或许正是你、我、他。

老树画画，也不画口鼻眉眼耳，而是画一张让人费劲去猜的空脸。老树的画，乍一看不见五官，着长衫，有些民国范儿的中年男子，在落寞地赏花、喝茶、发呆。这个人，始终看不见脸，东游西荡，他总是不说话，眉眼藏在帽子下。

最近，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有个叫鱼山的画家，画的是红脸。当然，我现在见到几个红色空脸人，虽看不见他们的五官，但他们一定气血正旺。有一个场景，我很喜欢，两个空脸人，蹲在西瓜船上，其中一人，把手放到河里在捞什么，另一人执锹，一锹一锹地挖，把瓜的黑籽红瓢，一块一块抛到河里。

画空脸者，适宜画一个侠客，在古代，他们属于《史记·游侠列传》的人物。论舞剑，往往刚中带柔，游刃有余，点到即止，却留有三分余地。



心灵小品

借出来的情谊

□ 赵自力

小时候住在农村，那时物资缺乏，印象中很多东西都是邻里之间相互借用的。

我家有两间房，父母一间，我和弟弟一间。平常还没什么，如果来客人了要留宿，弟弟就和父母睡，我则要借宿了。好在邻居家孩子年龄跟我相仿，又是一起耍的哥们儿，所以我自然和他挤在一张床上。他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比如弹弓和木枪。弹弓捡了石子可以打鸟雀，木枪塞进几粒鸟和籽也可以打出好远。我常常玩弄着他的“兵器”，见我爱不释手，他还大方地借给我耍。他家有个月小箱，据说是他爷爷留下的，里面有很多书，我们也常常拿出来翻看着，只看图不识字，倒也有趣得很。

如果哪天，有邻居差小孩来我家借几个鸡蛋，我们准知道他家来客人了。母亲总是把鸡蛋装进碗里，嘱咐小孩拿好。要不了多久，邻居就会拿着鸡蛋来还，捎带一些苕干瓜子类的东西。大家边做布鞋，边唠着瓜子聊天，邻里之间关系十分融洽。遇到有特殊的事，大家都会来帮忙。有年我爷爷突发大病，乡

亲们连夜用手扶拖拉机送到县医院。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很多乡亲们来我家，主动借钱给父母，大家你三十我八十的，硬是凑足了几百元救命钱。父亲在医院未回，母亲不断地说些感激的话，让我拿出本子一笔一笔记上。爷爷病愈出院后，父母把肥猪卖了把米卖了，还烧了几窑红砖，才慢慢把借债还清。我总记不得，每到一户还钱时，乡亲们都说不急，让先还给急着用钱的人家。别人家有什么事，父母也一样主动去帮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家事一样。大家生活在一个村里，邻里之间朝夕相处，守望相助，风气特别淳朴。

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哪家能添置那么多东西，谁家有就去借，用了记得还。母亲常对我们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是人们交往的一种方式，大到耕牛房屋，小到鸡蛋食盐，借来借去自然就加深感情了。

生活在县城时，邻里之间就很少相互借东西了。有时候，倒也挺怀念儿时借东西的旧时光，特别是那借出来的浓浓情谊。



坊间纪事

居家简装记

□ 许志杰

现在的屋子已经住了十几年，各种设施开始老化，阳台浸水，窗户透风撒气，地漏反味，真的是身毛病。这几年先后零打碎敲地更换了窗帘、马桶，还买了速干胶和喷枪，自己动手修复了阳台窗户的连接处，堵住了每逢下雨必进水的那些缝隙。最难以忍受的是日渐黑去的墙皮，尤其暖气片上方那一道一道因气体上浮而产生的污染，我是一天一眼也不想见着了，看见心烦，意就乱，下决心将其清除掉。听说楼下同事家刚对墙体进行翻新，而且不用大规模搬家具就能干活。于是下楼考察，同事力荐，横下一条心，对再也看不下去的客厅和走廊的墙体予以翻新。

早有凌云志，就怕麻烦，每每一个晚上的决心，恨不得立马动手的咬牙切齿，往往被一个回笼觉消磨得一干二净，终于拖到了连自己都看不下去的这一天。电话联系，微信沟通，不到半小时便与施工方达成协议，下午上门查看房屋情况，价格、工期、质量，我的答复是两个字：都行，当时的心思也是俩字：赶快，只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墙上的那些令我再也无法容忍的黑不溜秋的玩意儿去除掉，还我一个干净清爽的家。

约好第二天早上七点以前师傅上门干活，我不六点就起床了，虽是一次简单的修修补补，但毕竟十几年没有这样的操作了，不免有些小激动，甚或有点不知所措。待到师傅进门时，我已经把该摘下的各种镜框、挂件、电器全部归置到位，可谓万事俱备，就等着师傅大显身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活。孰料，师傅这样说，今天的活很少，把带有明显损坏痕迹的地方铲除，然后打上一层腻子，明天再把腻子打平，后天正式喷漆。只见师傅用一把锋利的墙体立见光泽，露出一点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这点鲜亮顿时增加了我对明天乃至后天工作的向往，人靠衣裳马靠鞍，住久了的屋子也需要主人的呵护和打扮。精打满算，第一天的活儿总共干了不足半小时，师傅就在下一家电话催促之下，匆匆而去。

师傅走了，家里散扔着这样一个难题，总是有一种魂不守舍的落魄。直到第二天师傅一副闲庭信步的样子走进家门，激动的



读史札记

“七字舍人”吕溱

□ 王离京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宋代官员吕溱“七字舍人”的绰号，生动地诠释了这个道理。

吕溱，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戊寅科状元，扬州人氏。中状元不久，吕溱便被调到皇帝身边从事文秘工作。身为状元，又在皇帝身边，吕溱不免有点飘飘然，不仅说话口气大，生活小节也不注意。有一次，吕溱参加了个大吃大喝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相关人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纪处理，吕溱也被牵扯其中。

上级认为，以吕溱这样的表现，不适合在皇帝身边工作，便把他打发出京城做了地方官（衢州知州）。在基层反思锻炼一段时间之后，上级又把调回京城工作。此后，南方有个少数民族部落叛叛朝廷，吕溱建议皇帝不要对封锁消息，而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地方提高警惕，共同做好防御工作。这个建议对于朝廷搞好应急预警，妥善应对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吕溱又上书皇帝，指控宰相陈执中贪恋富贵，老搞不正之风，导致陈执中被撤职。

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吕溱又有些骄傲自满起来。在被重用为成德军知府后，吕溱说话狂妄自大，对同僚颐指气使，导致大家意见很大。再加上生活上奢华讲排场，吕溱就被纪检监察官员弹劾了。这一次，他受到了降级处理，到一个小地方做了个低级官员。

直到换了新皇帝之后，吕溱才被重新起用，先后出任池州、苏州两地知州。后来，又被加封龙图阁

那个空脸人，或许正是你自己。